

LUXUN

活的

房向东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魯迅



LUXU

一八六一年
浙江之仁興城內。又號是秀才，世號姓真。
家重厚有祖遺的田五十畝用，但在父親死後之高，已這裏
(四)歲，但這時還了三年多的中國考。
不用學藝的多授，才已到外鄉來，住了兩年，
一名，多進了一張紙多金，在那兒畢業，收在日甲丙第
名中，要子父生了。子是古齊公。

但我又有小以而受器，早了幼年
論定：沒法替我大州如上表去。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親去世生快，這才回國在杭州懷甯學校
任助教，改年在江寧中學教過學。一九一二年年命歸，就任為杭州師範學校校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的鲁迅 / 房向东编.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10

ISBN 7-80622-755-5

I. 活... II. 房... III. 鲁迅 (1881~1936) - 纪念文集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0085号

责任编辑 陆坚心

封面装帧 程 钢

技术编辑 张绍军

活的鲁迅

房向东 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mm 1/32 印张 15.5 字数 390 千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7-80622-755-5/I · 167

定价: 28.00 元

有 的 人

——纪念鲁迅有感

臧克家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做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要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目 录

妻子及家人眼里的鲁迅

最后的一天·····	景 宋	1
我怕·····	景 宋	5
鲁迅先生与家庭·····	景 宋	9
鲁迅先生与海婴(节录)·····	景 宋	12
写给自己看的日记·····	景 宋	19
片段的记录·····	景 宋	22
鲁迅先生的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	景 宋	26
童年的手工活·····	周建人	34
出入当铺·····	周建人	35
父亲之死·····	周建人	36
分房·····	周建人	40
“穷出山”·····	周建人	41
“兵”哥回乡·····	周建人	42
出洋·····	周建人	43
鲁迅的辫子·····	周建人	44
娶媳妇·····	周建人	46
鲁迅从自己的阶级里带了倔强与反抗的性格走出·····	周建人	48
鲁迅和周作人·····	周建人	51
关于鲁迅·····	知堂(周作人)	60

回忆鲁迅在上海的片断	王蕴如	75
伯父鲁迅的二三事	周 晔	81

乡亲、学友及故交眼里的鲁迅

周家佣人眼里的鲁迅	王鹤照	87
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	寿洙邻	94
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	厉綏之	97
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	张协和	99
鲁迅和我的交谊	许寿裳	101
在西三条胡同住屋	许寿裳	105
鲁迅的德行	许寿裳	107
鲁迅在府中学堂的点滴	吴耕民	110

女性眼里的鲁迅

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	刘淑度	113
回忆鲁迅先生	萧 红	115
回忆鲁迅先生	许美荪	147
秋白和鲁迅	杨之华	162
我记忆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王映霞	164
回忆鲁迅	王春翠	167
在“皇宫”里招待鲁迅先生	梅 志	171

青年及学生眼里的鲁迅

鲁迅先生的风度	李霁野	178
“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	孙伏园	183
追忆鲁迅先生在西安	张辛南	185
忆恩师鲁迅	韩侍桁	188
鲁迅先生是世界的人	傅东华	196

记鲁迅	白 危	199
鲁迅回忆断片(节录)	荆有鳞	203
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	沙 飞	215
他只记挂着别人	周 文	216
鲁迅印象记	周粟(邹鲁风)	219
回忆鲁迅先生	常 惠	224
富有义侠心肠的老头儿	孔另境	236
一面	阿 累	242
最初和最后的一面	姚 克	247
忆鲁迅先生	魏建功	252
我对鲁迅的回忆	钱君匋	255
怀念鲁迅先生	尚 钺	261

作家眼里的鲁迅

回忆鲁迅	郁达夫	274
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	萧 军	294
十月十五日	田 军	300
他装了满肚皮的好心好意	巴 金	303
悲痛的告别	胡 风	307

学者眼里的鲁迅

胖而且大的壁虎与暗箭	沈尹默	312
鲁迅生活中的一节	沈尹默	313
忆鲁迅先生	以 群	316
鲁迅先生的“义子”	章锡琛	319
鲁迅的三种嗜好	沈兼士	322
鲁迅翁杂忆	夏丏尊	323
忆念鲁迅先生	黄 源	326

永在的温情	郑振铎	333
不肯说假话的鲁迅先生	赵家璧	338
记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	唐 弢	341
一件小事	川 岛	344
鲁迅先生生活琐记	川 岛	347
穿皮鞋的人和穿草鞋的人	王森然	350

记者眼里的鲁迅

看鲁迅讲演记	孤 萍	353
鲁迅论泥脚与皮鞋脚	巴 龙	355
鲁迅先生访问记	病 高	357
鲁迅先生	曹聚仁	361
鲁迅与我	曹聚仁	365
伟大的伴送	子 冈	369
战士的葬仪	白 尘	373
悼鲁迅先生	天津《益世报》社论	377
鲁迅的五十寿辰	〔美国〕史沫特莱	379
写于深夜里	〔美国〕史沫特莱	385
鲁迅的眼睛	〔美国〕埃德加·斯诺	387
他非常矮小,但却是精神上的巨人	〔美国〕埃德加·斯诺	389
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	〔朝鲜〕申彦俊	395

论敌眼里的鲁迅

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	钱玄同	400
悼鲁迅	林语堂	404
关于非战士的鲁迅	叶公超	406
与蔡子民先生论鲁迅书	苏雪林	408
鲁迅与我	梁实秋	414

鲁迅的战斗	沈从文	418
劝鲁迅先生	邵洵美	423
服尔泰	施蛰存	425
我与鲁迅伤感情的事	高长虹	427
中国的服尔泰	徐懋庸	432

外国人眼里的鲁迅

谨忆周树人君	[日本]藤野严九郎	436
鲁迅先生	[日本]内山完造	438
鲁迅的冷酷与温情	[日本]增田涉	446
鲁迅为我当翻译	[日本]内山嘉吉	454
鲁迅的眼泪	[日本]辛岛骁	456
“血写的预感”	[日本]鹿地亘	459
病中的鲁迅	[日本]鹿地亘	462
病床上的鲁迅	[日本]河野樱	466
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	[日本]须藤五百三	469
最后一天的鲁迅	[日本]池田幸子	473
鲁迅回忆片断	[新西兰]路易·艾黎	478
鲁迅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向中国人内心 的道路	[捷克]普实克	483

妻子及家人眼里的鲁迅

最后的一天

景 宋

今年的一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

梦后不久，病更减轻了。一切恶的征候都逐渐消灭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时，可以有力气拔出身边的匕首投向敌人——用笔端冲倒一切——还可以看看电影，生活生活。我们战胜“死神”。在讴歌，在欢愉。生的欣喜布在每一个朋友的心坎中，每一个惠临的爱护他的人的颜面上。

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样。他与我们同在一起奋斗，向一切恶势力。

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还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似尚未发表）一文的中段。（他没有料到这是最后的工作，他原稿压在桌子上，预备稍缓再执笔。）午后，他愿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楼下，见他穿好了袍子

下扶梯。那时外面正有些风，但他已决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后，是很难劝止的。不过我姑且难留他，我说：“衣裳穿够了吗？”他探手摩摩，里面穿了绒线背心。说：“够了。”我又说：“车钱带了没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

回来天已不早了，随便谈谈，傍晚时建人先生也来了。精神甚好，谈至十一时，建人先生才走。

到十二时，我急急整理卧具。催促他，警告他，时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

等他到床上来，看看钟，已经一时了。二时他曾起来小解，人还好好的。再睡下，三时半，见他坐起来，我也坐起来。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似气喘初发的样子。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兼之气喘更加厉害。他告诉我：“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做噩梦。”那时正在深夜，请医生是不方便的，而且这回气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觉得比前二次厉害。为了减轻痛苦起见，我把自己购置在家里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来看：说明书上肺病的也可以服，心脏性气喘也可以服。并且说明急病每隔一二时可连服三次，所以三点四十分，我给他服药一包。至五点四十分，服第三次药，但病态并不见减轻。

从三时半病势急变起，他就不能安寝，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那种苦状，我看了难过极了。在精神上虽然我分担他的病苦，但在肉体上，是他独自担受一切的磨难。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咚咚的声响，我在旁也听得十分清澈。那时天正在放亮，我见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脉门。脉跳得太快了，他是晓得的。

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的盥洗起来，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起眼镜预备写便条。我见他气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写了，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他不答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

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他也支撑起来，仍旧执笔，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写了，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了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那最后执笔的可珍贵的遗墨，现时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纪念了。

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走到内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来了，匆匆的托了他打电话，我就急急地回家了。

不久内心先生也亲自到来，亲手给他药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

须藤医生来了，给他注射。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但仍然坐在写字桌前椅子上。

后来换到躺椅上坐。八点多钟日报(十八日)到了。他问我：“报上有什么事体？”我说：“没有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我知道他要晓得更多些，我又说：“你的翻译《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

我为什么提起《作家》和《中流》呢？这也是他的脾气。在往常，晚间撕日历时，如果有什么和他有关系的书出版时——但敌人骂他的文章，他倒不急于要看——他就爱提起：“明天什么书的广告要出来了。”他怀着自己印好了一本好书出版时一样的欢情，熬至第二天早晨，等待报纸到手，就急急地披览。如果报纸到得迟些，或者报纸上没有照预定的登出广告，那么，他很失望。虚拟出种种变故，直至广告出来或刊物到手才放心。

当我告诉他《译文》广告出来了，《死魂灵》也登出了，别的也连带知道，我以为可以使他安心了。然而不！他说：“报纸把我，眼镜拿来。”我把那有广告的一张报给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原来他是在关心别人的文字，虽然在这样

的苦恼状况底下，他还记挂着别人。这，我没有了解他，我不配崇拜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大众接触。那一颗可爱可敬的心呀！让他埋葬在大家伙的心之深处罢。

在躺椅上仍旧不能靠下来，我拿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给他伏着，还是在那里喘息。医生又给他注射，但病状并不轻减，后来躺到床上了。

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见了医生似乎也在诉苦。

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气。

七点半钟我送牛奶给他，他说：“不要吃。”过了些时，他又问：“是不是牛奶来了？”我说：“来了。”他说：“给我吃一些。”饮了小半杯就不要了，其实是吃不下去，不过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才勉强吃的。到此刻为止，我推测他还是希望好起来。他并不希望轻易放下他的奋斗力的。

晚饭后，内山先生通知我（内山先生为他的病从早上忙至夜里，一天没有停止）：希望建人先生来。我说：“日里我问过他，要不要见建人先生，他说不要，所以没有来。”内山先生说：“还是请他来好。”后来建人先生来了。

喘息一直使他苦恼，连说话也不方便。看护和我在旁照料，给他揩汗。腿以上不时的出汗，腿以下是冰冷的。用两个热水袋温他。每隔两小时注强心针，另外吸入氧气。

十二点那一次注射后，我怕看护妇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困一下，到两点钟注射时叫醒她。这时由我看护他，给他揩汗。不过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陪在旁边，他就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说：“我不瞌睡。”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对面的斜靠在床脚上。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照样看他。有时我还陪笑的告诉他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也许这时他有什么预感吗？他没有说。

我是没有想到问。后来连揩手汗时，他紧握我的手，我也没有勇气紧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做不知道。轻轻的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后来回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的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从十二时至四时，中间饮过三次茶，起来解一次小溲。人似乎有些烦躁，有好多次推开棉被，我们怕他受冷，连忙盖好。他一刻又推开，看护没法子，大约告诉他心脏十分贫弱，不可乱动，他往后就不大推开了。

五时，喘息看来似乎减轻，然而看护妇不等到六时就又给他注射，心想情形必不大好。同时她叫我托人请医生，那时内山先生的店员终夜在客室守候（内山先生和他的店员，这回是全体动员，营救鲁迅先生的急病的）。我匆匆嘱托他，建人先生也到楼上，看见他已头稍朝内，呼吸轻微了。连打了几针也不见好转。

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他就来不及等待到明天，那光明的白昼呀。而黑夜，那可诅咒的黑夜，我现在天天睁着眼睛瞪它，我将诅咒它直至我的末日来临。十一月五日，记于先生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作家》第二卷第二期）

我 怕

景 宋

每当夜里，我就不敢走到我们昔日的卧室里去。即因事要走进去，也急急的把事情办了走出来。

我是疑心有幽灵么？胆子小么？一直从前，我有一个好朋友死去，我就热烈地希望有幽灵，可以和生前一样来往。

然而现在，我当夜里，就不敢走进我们昔日的卧室里去。

我怕那明晃晃的灯光，把每一个角度的印象都浮显出来。

靠门的方桌子。那桌布上面的许多书，每一本，每一堆，每一叠，都经过他的手摩挲。大的书应该怎样搁，小的书应该怎样放。他都有一定的处置。书堆上还有那一匣散开的线装书，中间夹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签条，我怕看它，我没有正视它的勇气。

书堆下面，拿掉了桌布，那旧式的红漆木桌子，是他生病前特地从别的地方搬来的。为的好方便他，省些力气，在房间里取点炉火温暖，吃起饭来舒服些。这里也曾招待了不少次朋友同吃。我怕看见这桌子，想起了一切的一切。我是多么脆弱呀！唉，没有本领的人。

那衣橱，仍旧挂着那最后出门的一件破旧黑哗叽的袍子。那我们二人挂衣服的橱柜呀，我不晓得为什么觉得也空空洞洞，好似我的心头一样！安放他夜饭后时常喜欢吃些糖果点心的那衣橱的另一角呀！我怕看到它。它会招引我他要东西吃时的神气。他叫我“忘记我”。这叫我如何忘记起？难道这些经过就真是烟云一般消散，捉也捉不住！

哭是弱者的行径，是他不愿意看的，然而写到这里我禁制不住了……

尤其是那藤躺椅。破了的椅子，我私心打算等搬了家（如果他不死，我们是预备在十月廿五以前搬家的）时偷偷地买一张西式绵软的来。已经买来了，多花些钱他也不再响了。这计划我没有能够实现。直到现在作为他花费了大部光阴的休息所在，还是这破藤椅子。岂真是没福消受比较舒适的物质生活呢？还是我的错失呢？我没有法子再去问他，这疑问将埋葬在我的心坎里，直至与我生而俱去。

藤躺椅左方的镜台，那安放他新收到的书报杂志的一角，是准备随手取阅的方便的。也安放他最后服用的药品食物。还有他喜欢的《夏娃木刻图》，和苏俄木刻展览会闭幕后苏俄大使送的那一张木刻女像。这张像，本来是他选购的，后来作为赠品托史沫特莱女士带来的时候，史女士曾问他为什么选这一张？他说：“这一张是代表一种新的，以前所没有过的女性姿态，同时刻者的刀触，全黑与全白，也是大胆的独创。”

右方，靠在藤躺椅可以鉴赏着的一缸“苏州鱼”，是夏天病重的辰光，内山先生特地送来的，共十尾。在病中，看看那鱼的活泼姿态，给与他不少的欢喜。那缸，为了对于鱼的爱重，——对于送鱼的那朋友的好意的爱重——他特地从远地方亲自购买捧回来的。那晶莹的鱼缸呀！我见着它，想到和他一同铺沙，灌水，安放水草，再把鱼慢慢放下去。他顾虑到缸面水苔铺密了，致妨碍了鱼的呼吸空气，就时常亲手把它去掉。现在鱼的呼吸好好的，还是那么活泼泼游泳。而那朝夕亲爱它的人，那么爱护它的，倒停止了呼吸……鱼假使也有灵魂，恐怕它的泪要和缸里的水一样深罢。然而我，既不是鱼，也没有停止了呼吸。我走入房中，无名的空虚袭击我，我只觉得一切和我都生疏了。这不是我常日境遇，这情景我不熟识！我那房中是要有他存在的。他却去了……这房间我滞留不住。

昨夜(六日)我做了一个梦：他要我做杏仁糕给他吃。又特别嘱咐我：杏仁粉可到东洋店里去买——其实东洋店没有这粉的——我答应了。并且我也想到，光是杏仁粉是做不来糕的，要添加米粉，糖要精致，还可添些鸡蛋，牛奶。我很高兴，因为他平时不大肯想出些什么，要我做给他吃的。我正要着手做，可恶的另一世界把我唤醒。我受到实现计划被打破时的痛苦。假如是十九世纪的头脑，我还可以勉强做出糕点来，供在灵前，希望他的“魂兮归来”，享受一切。然而我明明看着他没有了知觉，我不相信有天堂。所以这一点点的安